

曾为梅花醉似泥

□ 朱朝阳

春风策马过荆江,千古城花草香。在细雨绵绵的春夜,展卷长读,是非常惬意的事情。

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春不断,青羊官到浣花溪。”不经意间读到陆游的这首《梅花绝句》,一下子就被“曾为梅花醉似泥”7个字深深吸引。可以想象,那个因千万朵恣情绽放的梅花而酩酊大醉的陆游,跌跌撞撞地从青羊官走到浣花溪,一路走来梅香盈袖,一路歌来酣畅淋漓,区区7个字,对梅花的喜爱之情便跃然纸上。

多年前的一个早春,携家人去成都旅行,就住在青羊宫附近的一家酒店。晚饭后,去青羊宫附近的文化公园散步,才入园就被那里的扑鼻梅香所陶醉。在路灯昏沉的公园里,数不清的梅花在枝头悄然绽放着,梅枝曲折,花影娟然,暗香浮动。在那丝丝缕缕的梅香中,让人顿生恍如隔世之感。

后来,从一些文学典籍中得知:原来成都人爱梅,古已有之。早在唐朝,就有了盛大的梅花花会,络绎不绝的游人因梅而聚,因梅而醉,成都也因梅而声名鹊起。

光阴荏苒,时代变迁。数百年前让陆游“沉醉不知归路”的那条梅香之路,如今也有了新的名字——天府绿道,但那20里路的梅花却历久弥香。

在荆州,其实也有穿越千年的梅香。章华寺中有株享有“天下第一古梅”美誉的楚梅。据说,这株梅花始植于楚国,尽管距今已有2500余年,但依旧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。特别是花开时节,繁花满树,香溢益清。

在古城寅宾门外,有许多葱葱郁郁的蜡梅。花开时节,她们会把古城萧瑟的冬日装扮得光彩照人。如果再遇到雪花簌簌飘落的日子,在那一拨又一拨纷至沓来的或踏雪寻梅,或探古访幽的足音中;在那一树一树或清新秀雅,或楚楚动人的花影中,远道而来的人们与穿越千年的梅香热情相拥。

漫步古城街巷,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邂逅各色梅

花,她们或浓烈、或恬淡、或绚丽、或清幽,用自己的方式,悄悄走进人们似水流年的日子里。

一直觉得,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,一旦与房前屋后的数枝梅花有了交集,平淡如水的日子也会生出许多诗意和美好。梅的清丽与雅致,会让柴米油盐烟火气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、生机勃勃。

古人说:“雪月最相宜,梅雪都清绝。”遗憾的是,对位于长江之滨的荆州而言,雪花并不会在每个寒冬都如期而至,但一轮皎洁的明月却是常有的,你只需移步梅前月下,就能觅得那疏影横斜、暗香浮动的画境与诗意。

梅花深处,不仅有穿越千年的梅香,也有绵长如水的友情。

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从年少时就很喜欢南北朝陆凯的这首《赠范晔诗》,并为他们之间“驿寄梅花”式的友情而深深感动。

那一年,陆凯正率兵南征,在戎马倥偬中登上梅岭,正值岭梅怒放,立马于梅花丛中,回首北望,想起了陇头好友范晔,又刚好遇到北去的驿使,就挥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。

要知道,物华天宝的江南,各色礼品琳琅满目,但陆凯认为别的礼物都不足以表达他对友人的情谊,故推说江南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堪以相赠,唯有先春而至的梅花最为恰当,故而折梅遥寄千里,以寄思念之情。

年前,友人从星城长沙寄来一幅《腊梅迎春图》,题款是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。欣喜之余,更为友人的良苦用心所感动。画梅一枝,千里迢迢,遥寄友人。在展卷那一刻,梅的缕缕清香,顿时化作绵绵友情,让人久久回味。所幸,这份千年前的雅意,并未被淹没在车水马龙的滚滚红尘之中。

又至早春时节,古城荆州夜色依然清冷如水。依偎在柔软的沙发中,手捧一杯温热的碧螺春,在白瓷杯中袅袅升腾的水汽里,对着友人送我的这“一枝春”,回味这穿越千年的梅香。



油炸春卷

□ 文/图 刘德建



春卷,面包馅后沸油炸制的菜肴。

每年春头腊尾,菜场一隅,年迈的老者支起蜂窝煤炉,文火炙烤着厚厚的平锅。老者右手攥着滑溜面团在平锅中轻轻擦拭,不足5秒,面皮周边微微卷起,老者左手顺势揭起,一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就成了。

鼓捣米面的厨师,中国人叫“白案”。尽管白案师傅的手中可变化出诸种或蒸或炸或煎的美食,但他们从未“摊春卷皮”。兴许白案师傅本身就不会此种营生。在白案师傅眼里,摊春卷皮本小利薄,对这种雕虫小技,他们才懒得去理会。

摊春卷皮的技艺传承从未引起官员的关注,遑论百姓食客呢。倘若当今摊春卷皮的老者作古,不知摊春皮有否后人延续?若无,荆州人又去哪里觅来春卷皮?唱山歌打鼓纷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,摊春卷皮的技艺关乎美食,代代相传甚是重要。

煤炉旁,老者头颈低垂,不紧不慢,周而复始,手法单一。摊春卷皮就是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。老者深知“慢工出细活”的道理,任凭焦灼的顾客喃喃催促,甚至口出粗语,老者仍然心态平和,5秒的烙烤乃是品质保证,动摇不得!

长江北岸的沙市,油条、油饼、油香之类的炸货充斥过早的摊档。春卷,亦是典型的炸货,但它不是四季食物,非时节不可为啊。即使在夏日偶发春卷情怀,那小巧的春卷皮又何处寻觅?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,老者摊春卷皮的家伙什就“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”了。在荆州人心中,春卷,仅仅是特定节气的菜肴。论语中的“不时不食”,荆楚人倒是秉承坚持。

在包罗万象的神奇网络世界,夏日荆州买不到的春卷皮,越南的春卷皮却在网络中热卖。东南亚的越南与春卷皮?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,可事实如此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金戈铁马一路南下,占领两广、福建,所向披靡,直至征服越南北部。继此,在中国历代进程中,越南曾是自治的藩属国。甚至“越南”的国名,皆为嘉庆皇帝赐予。两国公序良俗尚可相互交融,几张玲珑的春卷皮不算稀奇。

荆州的春卷自有韵味特色。春卷的馅心多由猪肉、香干子、韭菜苔菜而成。春卷馅不像饺子馅那样斩剁成糜,切丝即可。肉丝需用酱油码味,尔后用少许淀粉调制。淀粉调拌肉丝不是可有可无,而是必需,唯此,方可保持肉丝鲜嫩。香干子、韭菜苔菜微量食盐,三者融合搅匀,即可开始包春卷。

春卷品相形态均匀,令人赏心悦目。若春卷大小不一、馅心侧漏、圆扁混杂之类充餐盘,只能以粗陋面目示人,难以唤起饕餮的冲动。如何包得外观好看的春卷?初学者为之困惑。说来也没有什么严谨章法,专注、耐心、过细就是技巧。

春卷皮的粘接固定,某些自媒体人总是制造些许噱头,罗列出淀粉、面粉浆糊之法,以之哗众取宠。其实,沾一点清水即可牢不可破,不要相信什么奇技淫巧。

春卷需经两次油炸。首次低温油浸,促成馅心熟制和表皮形态固定,再次复炸至外壳酥脆金黄。当然也可一次炸好,只是二次加热时容易塌化。

辛丑年正月初三,菜场尚未开张交易。菜场外的任信通途,挤满盛装翠绿蔬菜的竹篮篾筐。生计所迫,摊贩顾不得辛苦。一年之际在于春,还有什么比“开门红”更迫切?

驻足观看摊春卷皮,顾客稀疏时,老者也售卖包好未炸的半成品,以帮助不谙此道的厨艺爱好者完成首道工序。老者调配的春卷馅心,熟制的糯米糕米糕,细碎的韭叶相见其间,看来素馅春卷也有广泛的市场。

“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”。春卷这道荆楚小吃,无论用猪肉或土鸡脯肉制馅,抑或市场上的糯米韭菜馅、藕丁馅,它们虽然风格迥异,但都有被人喜爱的理由,“存在即是合理”。

一代散文宗师梁实秋,曾撰文感叹湖北人为什么那么爱吃糯米。梁先生觉得除了珍珠丸子,糯米没有过多的作用。出生北平的梁先生,没有见到金黄的春卷里也会包裹着糯米粒,若有,他更会惊讶不已。

编者按

春回万物生,春天以绽放的形式释放出冬天的希望,释放出生命的本真。人们都赞美春天,因为它让世界变得生机勃勃,让世界充满美景;它是四季的起点,我们在这里出发,我们每一个人,都将在人生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播种,期待收获。

本期“江津笔会”副刊,我们将带领读者在朱朝阳《曾为梅花醉似泥》里穿越千年的梅香,回味绵长如水的友情;与孙克艳“寻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……踏春去”;跟随杨丽丽“在春光里行走,嗅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聆听万物的生长……”;最后我们尝一尝刘德建《油炸春卷》,是啊,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,更有美食不可辜负。



叫醒春天

□ 马亭华

第一缕把春天叫醒的阳光,释放出春天的活力,诗与歌的元素,这被风吹打过的村庄与河流,在我们脚下,突显新鲜和明亮。

让我们一起去眺望春天,听鸟鸣,一滴一滴叫醒了黎明,让春天里的第一缕阳光,成为补水的面膜,成为福音书。

看奔跑的列车,在未知的前方,找到了生命中的灯盏。

拉开了白梦的窗帘,擦亮星星的眼眸,回首,或者眺望,乡音又起了涟漪,如梦似幻的日子,乡音又起了涟漪。

就像这大地上的邂逅,每一片孤独的雪花都有一个栖息的福祉,卸下今生,卸下草木的疲惫,让肉身成为喜悦的岛屿。

让相爱的爱人,追逐春天的脚步,心怀悲悯之心,善良之心,去吧,到大自然温暖的怀抱里,邂逅那些朴素、简单和纯粹的爱情。

诗人啊,抓住这个美的时辰吧,写下,一行春天的情诗,念给窗外的风听,听听,任虚无化作富有,今生向未来作见证,完成爱情对生活的传递。

走进三月

□ 刘刚

追着时光的步伐,推开三月萌动的窗,聆听冰河断裂的欢声,细看枝头鲜嫩的嫩黄。

三月就是一首爱情诗,诗中有翻飞的蝴蝶,一场春雨让天地相吻,一缕清风让世界芬芳。

桃林,在薄雾中绽放深情,炊烟,在晨曦中绽放霞光,山涧溪水冬眠初醒,田间菜花披一身金黄。

农人携犁耕耘,温暧时光,我使用诗歌装点日子,的模样,走进温暧三月。

幸福生活注进红袖添香。

走,踏春去

□ 孙克艳

葱茏的野草,挤挤挨挨的,争先恐后地生长着。各种纷繁的绿呀,摊铺在一起,是画家和作家都无法描绘和叙说得清的。在那片绿色的海洋里,点缀着各色的小花,灿灿的蒲公英,玲珑的紫地丁,雅致的点点梅,娇俏的宝盖草……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,姹紫嫣红的,或大或小,形态各异,丰富着撩人的春色。

无垠的田野里,成畦的庄稼连成一片,墨绿的小麦,是一片绿色的海洋;绚烂的油菜花,是一片璀璨的湖泊。平静而广袤的原野,成长着踏实而富足的希望,让人心生宁静与期待。足下,是沉稳朴实的土地,它厚重而博爱,承载着所有生灵的希冀与未来。这时,无声的大地,与所有绿色植被一起,散发着清新的自然之味,若隐若现,冲进人的鼻腔,刻在人的大脑里,成为无法人工复制的、独一无二的氣息。如果用色彩来描绘那种气息,那它一定是绿色的。

这时候,蜜蜂和蝴蝶也出来凑热闹了。它们流连在花丛中,飞到这儿,飞到那儿。只要它们一出现,不管是片刻的停留驻足,还是匆匆的飞翔,都为静止的风景,增添了几分生动的情趣。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若是没有蜂蝶飞舞,郁勃的枝头或缤纷的花朵,怕是也会落寞吧?

若是幸运,还会在路途上,偶遇落英缤纷的杏花,或者一树飘香雪白的梨花,或者一片灼灼其华的桃花源……袅娜而醒目,馨香四溢。

河流里,小溪里,清溪淙淙的流水潺潺地流着,清澈澄净,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,倒映着蓝天白云,和水边的绿草小花。袅娜的春风,从水面掠过,温柔而细腻,夹杂着花草的芬芳。唧唧的燕子飞过,耳边仍回荡着它的欢唱。

和煦的暖阳,随着时间,一点点西移,眼前的景致也在时光中变幻着。春光如此珍贵,总让人心生感慨,希望夕阳可以多停留片刻,留下眼前的风光。于是,便心生企望:“为君持酒劝斜阳,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

然而,夕阳终究是留不住的。今日已过,那便期待明朝吧。希望寻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与知己再踏青山去,“两人携手语,十里看山归”。

又是一年好春光。你,踏春了吗?莫负春光,不如踏春去。

在春光里行走

□ 杨丽丽

仿佛一夜之间,春天的温暖就打败了寒冬的冷寒,田野的柴扉,被绿的纤指轻轻扣开,无数的生命在春风中睁开了惺忪的睡眼。

田野里,最先醒来的是蒲公英,她撑着毛茸茸的雨伞,在暖阳下伸开了拳脚。绿葱葱的麦苗,争先恐后,张开耳朵,聆听着春回大地的天籁。杏花,掀起粉嫩的小嘴,一朵朵,挨挨挤挤,绽开在早春的枝头,装点着春天的景色。墙头上,一簇簇娇嫩的迎春探头探脑,打量着这个春意盎然的世界,一股股隐隐的花香弥漫在大街小巷。一只只蜜蜂,早耐不住寂寞,扇着翅膀,盯上了天地间的桃红柳绿。

春风,张开翅膀,在杨柳丛里,在波光粼粼的湖面写起一首情诗。春雨温湿润润,缠绵绵绵,浸润着脚下松软的泥土。先是迎春花顶着晶莹的露珠儿,在阳光下跳着舞蹈,再是紫花地丁,三三两两说着私语,接着那些玉兰,桃花,樱花,丁香……都少女怀春般鼓起了花苞,藏不住的心事,在阳光下越来越膨胀,越来越香气四溢。我看见桃花轻启朱唇,带着轻微的暗香在春天的枝头开成白白的,粉粉的,嫩嫩的一抹晚霞。我看见樱花的花瓣成千上万,一朵挨着一朵,互相耳语着昨夜的美梦。

湖边那垂柳褪去了冬天的枯槁,开始吟唱春天的歌谣,新生的枝叶新鲜,明亮,在春风的轻抚下,舞动出唐诗宋词的韵律。榆树的芽苞越来越膨胀,一不小心,就泄露了满腹绿色的心事。回归的鸟雀像一个个灵动的音符,在新发的枝杈间跳跃,拨动春天的心弦。

春天百花的盛开像在跑一场接力赛,这边杏花刚刚谢了幕,桃花就红了脸,那边迎春花收起了小黄裙,梨花就含着带怯的吐露芬芳。这些花儿,是接力赛的运动员,都鼓足了力气在春天的赛道上竞相开放,一树树,一簇簇,一枝枝,粉白,桃红,明黄,鲜红,雪白……如烟似雾,弥漫着醉人的清香。

草长莺飞,柳绿花红。阳光下,花儿在枝头微笑,香气在春风里飘散,蜜蜂蝴蝶在枝杈间捉着迷藏。草地上,有顽皮的孩童在嬉笑玩耍,蓝天上,有风筝拖着长长的尾巴与这美丽的春色争奇斗艳。

春回万物生,春天以绽放的形式释放出冬天的希望,释放出生命的本真。在春光里行走,嗅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聆听万物的生长,一个个新的希望就在蓬勃的春色里复苏盛开。

